

迷糊郡主

择夫记



MHUNZHU

有良某动著

ZEFUJI 为了娘亲，为了老爹，为了我亲爱的家人……我——要突破！要离家出走！

最重要的是要携夫还家……！
要大胆主动出击！要走出王府，走向社会！

9 见界网
www.9see.com

盛大文学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彩虹堂
RAIN
BOW
GIRL

花蔻子系列
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
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

07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江湖通告

鱼不沉雁不落月不闭花不羞无才无貌没心没肺人见人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华**天字第一号**芙蓉郡主朱蓉蓉开始**逃夫**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糊郡主择夫记 / 有良某动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14-3245-3
I. 迷… II. 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512 号

书 名: 迷糊郡主择夫记

作 者: 有良某动

责任编辑: 俐 冰

特约监制: 孟 祎 杨 俊

特约编辑: 冉 苒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电 话: 0871-418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76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6.80 元

ISBN 978-7-5414-3245-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王府待嫁·001

第二章·女扮男装·012

第三章·郊外遇险·030

第四章·美女风波·044

第五章·遭遇失恋·057

第六章·青楼艳事·072

第七章·初次被绑·089

第八章·又逢阿巫·107

第九章·惊获绯闻·121

第十章·挟番出逃·129

第十一章·二次绑架·136

第十二章·山洞斗勇·152

第十三章·跳下悬崖·169

第十四章·逃出山谷·179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五章·生死与共·191

第十六章·情愫暗涌·205

第十七章·错生误会·216

第十八章·促膝夜谈·230

第十九章·夜探废宅·242

第二十章·得知始末·252

第二十一章·告别阿巫·266

第二十二章·金殿赐婚·276

尾声·成亲·289

番外一·293

番外二·家学渊源之影者的一天·295

番外三·家学渊源之听壁角的一家人·299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王府待嫁

我是一名待字闺中的郡主，这不是一个秘密。

每天清晨，丫鬟们就会捧着画像卷轴排队走进我的房间，后面跟着我尊贵的爹亲、娘亲和哥哥们。然后我的罗帐中就会传出这样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好歹是个郡主的香闺，你们每天这样太过分了！”

“啊！娘啊，你别掀我的被子。”

“拍什么也别拍脸啊！”

“好了好了我醒了！”

“砰！”哎呀头被撞了。

“砰！”哎呀我的肘我的肘！

……

我的闺阁归于寂静，然后贴身丫鬟沉香就会走到罗帐前，优雅地挽起帘纱，我端坐在床沿。

我的衣服是穿戴整齐的，因为它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阵仗。

沉香走到我身边，拿起一把象牙梳，伸向我乱蓬蓬的秀发。她的手很巧，三两下就化腐朽为神奇，在我的头上绾出一个发髻，然后举着镜子等候我的评判。

“唔，外表很漂亮，就是有点疼。”

我雍容的娘亲柔柔叫了声我的名字，威严的爹亲眉眼似乎有点变形。

我于是挥挥手：“那好吧，现在已经不疼了。”

美丽是用疼痛换来的，这个道理从沉香第一天为我梳头开始，我就知道了。但总算一天也就这么一回，疼啊疼啊，也就习惯了。就像这个看画大会，我也已经习惯。

“来吧！有什么画像你们就尽管放马给咱看吧！”

我捋起袖子，头上立刻“啪”地不知道被什么敲了一下，我又放下袖子。

沉香接过三哥手里的名册，打开了开始念。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她的声音不错，应该去参加两年一度的御前金嗓子大赛。呃，前提是如果皇帝也像我一样爱好打瞌睡的话……

“咳！”

“咳咳！”

“咳咳咳！”

……

咿？

我爹爹嗓子看来有点发炎，我立刻打起精神，在床沿坐好，不让他再有机会咳嗽。

娘亲从小教导我，关心爹亲的健康，要从小事做起。

“这几个我都不喜欢。”我皱眉，摇了摇头，简明扼要。

睿王爷殿下眼中金光闪动，毫不介意的样子，微笑向沉香做了个手势。

瞧我多么懂事，知道爹亲手中的人选太多，不忍让他就此打住。

沉香继续念：“御林军都尉江琮瞻，江太尉次子，丽妃娘娘胞弟，甲戌年武状元。”

这个人大概是个强力储备，睿王爷殿下补充：“虽然我不赞同和外戚结亲，但这江琮瞻人品确实不错，而且是武将，为人宽厚稳重，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将来倒是不会教蓉儿吃亏。”

于是，我也认真看了看：“人品是不错，虎背熊腰——也就算了，但人太过呆板，说话又没趣味。当属下倒是不错……”

我叹息地摇摇头：“……要不，我忍痛割爱让给爹爹吧……”

睿王爷殿下脸色一沉：“沉香，郡主什么时候出过府门？”

沉香立刻“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启禀王爷，从那年您下令之后，郡主除了与王妃进宫之外，再也没有出过王府。”

睿王爷望向睿王妃。

睿王妃道：“我生怕蓉儿再走丢，不敢让她离开我的视线半分……我们并没有遇见过江都尉。”

睿王爷望回沉香。沉香沉向了地面，瑟瑟发抖。

我不耐烦道：“哪有这么麻烦，大哥和我聊天的时候提起过他。”

刷！

我立刻看到一道刀状的目光扫向我苦命的大哥。

刷！



我大哥一道刀状的目光扫向装作没看见的我。

娘亲到底是四个孩子的娘亲，用手拍拍咱爹的胳膊，老爹收回了视线，大哥也收回了视线。然后娘亲就示意沉香起来，继续读名册。

“左相三公子萧吟风，一十九岁，翰林院从三品学士。”

今天的天气真闷热啊。二哥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舒服了，在沉香读名册的时候拼命哼哼，令我没有听清楚这个候选人的名字。不过好在旁边拿着配套画像的丫鬟同时向前跨了一步，我看了一眼画像，哦，没事，这个脸我认得。

“萧三是个俊俏的翩翩公子。”

我爹亲眉开眼笑。

“可惜他是个书呆子。”

睿王爷板起了脸，正要发作。

“书呆子倒并不可怕。”

我爹亲愣了愣，做好了缓和神情的准备。

“怕的是他只爱看八股。”

我望向二哥。

二哥捂住耳朵号叫：“绝对不是我，我从来不说同僚的是非……”

……

二哥的左耳朵变成了一朵红色的耳朵花，右耳朵没有变，他觉得不对称，用右手在右耳朵上一直揉啊揉。

娘亲真好心，见二哥这么辛苦，温柔地帮他扯了扯，就对称了。

我打了个哈欠，摆摆手：“下一个。”

睿王爷瞪了我一眼，我赶紧说：“那不用下一个了。”

睿王爷说：“下一个。”

沉香清了清嗓子，我体贴地察觉到了她的不适。

“沉香，你渴了吗？”

我递给她一杯茶，可是她不敢喝。于是我也没办法，我不敢喂她喝。

沉香于是又咳了咳，朗读者道：“御封‘四绝公子’秦悦，秦太傅之孙。”

我想也不用想，翻着白眼说：“唇红齿白，凤眼吊眉，自命风流的公子哥儿……”

我刚开了个头，我三哥扑过来了，凶恶的眼神看着我，两手张开，虎口朝向我，等我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掐住我的脖子。

我呵呵笑，搔搔头，立刻转移话题。

“……本来就是嘛。我可不喜欢他，只喜欢秦太傅老头儿。”

然后我爹睿王爷殿下扑了过来。

……

我娘扑向了我爹……

我的又一个早上结束了，我伸完整整一个大懒腰，向沉香递了个小秋波。

“我饿了，乖，去把我的早膳端过来。”

沉香的架子比我大，对着小丫鬟挥挥手，道：“传午膳。”

娘亲一直教导我，郡主应该是一个淑女，仪态应该是优雅的。娘亲的话我总是放在心上，所以每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会关起门来独自练习优雅，连最贴心的沉香也候在门外。

郡主的膳食很丰盛，每次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练习。

我总是十分卖力和珍惜这样的机会。

一眨眼，我的早膳就练习到了日过正午。

沉香在外面轻轻地叩门，很得体。

只有这个时候她清楚我的不可打扰，和郡主威严的不容侵犯。

“干吗？”

沉香在门外沉默了一会儿，说：“郡主，桂花鱼。”

哦，这么快？

晚膳也来了。我点头道：“进来吧。”

门被轻轻地推开，沉香领着一众小丫鬟进来，撤桌，再布桌。丫鬟们上完菜又退了下去，沉香留在房内却不走。我看着她，她却看看我欲言又止。我猜想她大概在怀疑我的实力，于是对着她摆摆手，示意她不用太担心。

沉香说：“郡主年纪不小了。”

嗯？这是什么话？好莫名其妙，不过我暂且理解为她想对我进行挑衅。

“沉香，你已经老了。”

论起气人的本事，本郡主从来不落人后。

本郡主芳龄一十有六，贴身丫鬟沉香大我整整五岁，自然是老了。

沉香果然忍不住板起了脸，眼睛里冒出了精光。啧啧，大家看，这就是王府的丫鬟，多么有气魄。

“各王府的郡主娘娘和世家的小姐，哪个不是及笄没多久就被赐婚嫁了出去，只有郡主您还至今云英未嫁。”

“皇上要赐婚，自然有父王顶着，再不行还有太后娘娘，沉香你急什么？”

我斜着眼，一手举着我优雅的用以进食的筷子。

“沉香你可不是太监，我更当不了皇帝。”

“王爷王妃甚至皇上太后都疼郡主，可也有郡主不得不嫁的时候。”

“哦？”

这年头，有人的官做得比皇帝还大了吗？即使是打亲情牌，谁还能压得过太后？我鄙夷地看着沉香，这丫头，被我爹娘哥哥们给洗脑了。

沉香被我的眼神气得人发抖，指着天花板道：“郡主，你不信？”

我吃一口桂花鱼：“信。天呗。”

“郡主你就光顾着眼前。你知不知道，如今国中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大华与泊国建交，联姻势在必行，郡主再不出嫁，就很有可能成为邦国联盟的牺牲品，这不比哪个大臣开口求亲，皇上必须表现出诚意来。到时候远嫁他国，飘洋过海，只怕再也看不到王爷王妃。”

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沉香一语点醒了梦中人。

我捏住了筷子，思考，再思考。

呀呀呀。

筷子在桌上急得团团转——

“那个，沉香，这可不行，我要嫁人！”

“砰”的一声，沉香呢？

沉香又出现在了 my 视线可以平视的地方，不过她的腿似乎有些勉强支撑着她的身体。

“怎么了？还好吗？”我温柔的。

沉香虚弱地问：“郡主，麻烦你重复一下刚才的话？”

“我要嫁人呀，怎么？”

我用筷子敲着桌面，拧着眉头，严肃道：“这事十分紧迫，十分必要。”

沉香目瞪口呆，嘴巴里几乎可以塞进一个鸡蛋，看了我半晌，终于小心翼翼地问：“看起来，郡主是真的，很想嫁呀？”

我点头。

“想啊，怎么不想！不嫁还得了。沉香你不知道吗？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

这下沉香连眼珠子也要掉出眼眶了。

她颤声问：“怎么之前我一直没有看出郡主这个念头？”

“之前不是还没到不得不嫁的地步，为什么我偏偏要着急呢？”

“……”

“沉香，对了，今天本郡主才发觉，原来你的智慧这么高，对不起，我以前一直没有好好挖掘，这次多亏你点醒了我……”

“……”

“沉香……沉香……”

“……”

“那个，至少先放开我的手怎么样？菜会变凉的……”

当睿王府上下都对本郡主大人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出嫁的问题达成一致看法以后——嫁给谁，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过这次的主要阻力的来源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哦哼！”我爹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这声音明显具有刻意的成分，不如之前的很多次那样自然，看来是最近缺乏足够的练习。

“这个人不行！”

“爹，可以了，这么多人挑过来，他是条件最符合的。”

“哼，什么符合？一个从五品知州的次子！”

“不算小官了……至少有房有产，家庭殷实，爹娘不用担心女儿嫁过去吃苦。”

“你爹是当朝王爷！”

好，得！您官大，您说了算。

翻到下一幅，继续：“骆子诚……咦……这个，好像，真的不错……前科状元，学识必然不差，沟通起来没问题；中状元后即请丁忧，此次回到朝堂，必得重用，前途不虑；家中独子，母亲是娘亲的闺阁密友，女儿嫁过去不用担心会受欺负……他爹骆阁老是秦太傅的门生，那就是和爹有同窗之谊，而且女儿之前就听说过此人，传闻是十分优秀的……”

三个哥哥似乎与这个骆子诚略有交情，围起来评评点点，娘思忖了稍许，也点了点头。

一家人的目光最终都落在了我爹的身上。

我的爹亲盯着画像，皱起了眉头，考虑了半晌：“这个也不行，他右脸颊上有一颗痣，看起来十分的——碍眼。”

终于连娘也忍不住面部抽搐。

我说：“爹，你太挑剔了。须知人无完人。”

“我不要完人，我找个我能看对眼的成不成？”

“成……”



三个哥哥在老爹的淫威之下，腿脚发软，声音像是蚊子叫。

但是我不能屈服。

我沉下了脸，严肃地对爹爹说：“爹，你到底还想不想我出嫁？你知不知道，大华与泊国建交，联姻势在必行，你再不把女儿嫁出去，以后就很可能只能到海外去看望女儿了，路远不说，你位高权重，这样的机会可少之又少，少到几乎没有。”

睿王爷睁大眼睛瞪着我，脸色忽青忽红。

“你！当你爹是白痴？！”

哥哥们在娘的示意下，赶紧走到两人之间，挡住了我和爹的眼光互砍。

“小妹，你发傻了？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爹怎么不知道，不然为什么总催着你嫁人……这不，最舍不得你的还是爹爹呀……”

呃？原来你们都知道？

我用目光询问着王爷殿下。

“爹爹，你、也、知道、呀？”

我以为只有沉香知道呢。

睿王爷他老人家瞪着我，语塞半晌，终于狠狠地说：“你以为王爷是混饭吃的啊！”里靠，我不是从小到大被你关在王府里，没见过世面嘛！所以说，目光短就是见识短，你也怪不得我没见识。

可是天要下雨，郡主主要嫁人。

睿王爷殿下再不乐意，这个挑选郡马爷的工程，还是要继续。

但是然而呀……

我在绣楼上唉声叹气。

沉香一边竭力保持她磨墨的热情，一边尝试性地出言询问：“郡主，下一幅打算画点什么？”

我举着笔思索：“还是——画蘑菇吧。”

蘑菇蘑菇，一笔一个圆，一笔一个丁，大小各异，环肥燕瘦，姿态万千。

沉香默然看着我画完了一幅又一幅的蘑菇图，磨墨，再磨墨，磨啊磨，磨到没有墨。

我问：“画得怎样？”

沉香说：“好。”

我问：“笔法怎么样？”

沉香说：“下笔如有神。”

我把笔往几案上一扔，说：“不画了。”

沉香说：“郡主，这张纸染上一点墨迹。”

沉香拾起笔，我接过笔，笔又在纸上动了起来，墨迹变成了一朵大蘑菇。

沉香忍不住夸奖：“画得真好——蘑菇。”

哼，又怎样。本郡主就是只会画蘑菇。

可是，当所有的卷轴人选都受到一次无情的批判之后，为了找到一个好的郡马，本郡主不得不发掘一些自身的亮点，来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接受批判的行列，这样一个全身闪光的郡马才能在批判与再批判的过程中脱颖而出。论起琴棋书画来，我是样样稀松，勉强上得了台面的，唯一只有幼时的一个“小丹青手”的雅号。可是我愁啊愁，自从六岁半的某一天画完一朵蘑菇，被睿王爷夸奖完我的丹青以后，我的画艺就再也没有长进过。

除了画蘑菇——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我沮丧地趴到了几案上，突然觉得心灰意冷。

为什么要找个人嫁会这么难呢？似乎别家的姑娘小姐也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稀里糊涂也就嫁了，嫁得似乎都还不错。怎么到了我这里，淘汰率就会这么高，以至于还得弄个才艺表演来增加新一轮的点击率。

想不通啊想不通。

连睿王爷家的海若郡主也出阁了。

我问沉香：“海若郡主怎么会嫁给了状元郎？”

海若郡主容貌不佳，说话略有些口吃，每每皇家聚会，我都看得出她言行举止里，透着有几分自卑，从不愿意与我们多接触。今科状元虽然出身低微，却是文韬武略之才，风度翩翩少年郎。

沉香讶然：“郡主你没有听过？”

我没有。

“状元爷本是睿王世子西席之子，自幼做世子的伴读。状元爷幼时家境困苦，海若郡主曾赠予一枚玉佩。状元爷一直感念着郡主的善心，情愫暗生。等到状元及第，就大胆向睿王爷求亲，结果睿王就应允了，并求皇上赐了婚……这可是一桩佳话。”

原来如此，我可真孤陋寡闻。

不过玉佩这个东西啊……

自我七岁时差一点吃下一枚御赐龙凤呈祥玉佩之后，十分具有父女友爱之情的睿王爺就教导我说，好玉佩要交给最爱的爹爹保管。所以为了表示我矢志不渝的孝心，我所有的

玉佩都在到达我手的第一时间转交给了我的父王。所以送人玉佩这事我可确实没法子，难怪我没有一个青梅竹马可以嫁，搞得这么麻烦烦要长大了等别人来求亲。

沉香的眉毛抖了抖：“郡主，又不是说非得送玉佩，这只是一个契机。”

这样。

我想了想：“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送给过白老翰林的玄孙白飞鸿三颗可以装弹弓的羊脂玉石，送了右相的三子罗世玉一只会咬人手指的千年老乌龟，还把我最喜欢的只会吃蝓蝓儿的小鸡送给了李大将军的小外孙。”

沉香的眼睛也抖了抖：“那是因为，郡主的礼虽然也送了出去，但是没有得到受礼对象的那种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

哦。

可是，也不对啊。

不都说广撒网多捕鱼，从礼物的珍贵程度看来，我撒的网也不比海若郡主的差，怎么就没能捕到一条大郡马鱼呢？

呀呀呀，伤心，居然没被人爱慕呀。

看来我真是不讨人喜欢得很。

沉香皱眉道：“郡主啊，别傻了，每个女子都会有人喜欢的，不过是你自己太迟钝。就说当年罗少爷吧，他每天到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故来找你，可你偏偏要将他与襄冉小姐送作堆。罗少爷等了你两年，才终于放弃，向史府提的亲……”

啊！有这样的事！

罗少罗潘安是右相的长子，我朝第一才子，公认的美男子……多么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淌尽所有美色爱好者的口水……这样的人向来都讨我的喜欢。

我居然错失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我用兰花指指着沉香，气得话也说不出。罗潘安和襄冉的孩子都已经满月了，现在说还有什么屁用！

哭哭哭，我的美男子，我的大才子。

悔啊！怒啊！

沉香委屈：“当年对嫁人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可是郡主您自己呀……再说，也不独是我知道罗少爷当年喜欢你。那时候我还问大世子，要不要和你点明，可是世子说王爷王妃会舍不得你出嫁。”

咣当一声，窗外似乎有什么坠落地面的声音。

日升日落，时光在一天天地流逝。

很快，消息传来：泊国将在月底遣使来华，与大华国君共同探讨长治久安的邦交大计。

王府的天是一片明朗的晴天，然而阴霾却悄然地潜入王府众人的心间。

尽管内心很迫切，但是出于用高标准严要求把关的慎重，睿王爷继续无情又果敢地否定着一个又一个的求婚者。画像还在陆续地到来，然而数量在减少，质量在降低。

众人的心逐渐变得焦躁。

在一系列的尝试都证明收效甚微之后，虔心在阁楼里画着蘑菇的郡主也沉不住气了。

越来越迫近的月末，终于使本郡主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不能再楼阁高束，空等下去了！于是，蛰伏的我从闺楼中溜了出来，带上一壶好茶，一方矮凳，一本闲书，在王府的花园里找了一块地势低平的青草地，与天地共享我的哀思。正当书本被翻到了最后一页，茶壶渐空，我在矮树丛后伸一个懒腰，准备起身回应一下沉香每隔半个时辰就发出一次的紧急寻人通告，脚步声在我附近响起。

“……蓉儿……若是泊国真提出以皇室女和亲，只怕蓉儿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若真是……”这是娘亲的声音，微微带着几分泣音。

“……你放心，若真是……我定会央求皇上和太后……可是……”这是爹亲的声音，微微含着几分无奈。

脚步声随着话语声又渐行远去。

我保持着起身的姿势，一动不敢动，蜷窝在草地上，突然，觉得有了一丝凉意。

天黑了。

月色朦胧，笼罩着寂静的大地，娘亲的眼泪滴落在草尖，也落在了我的心间。刹那间，一个沉睡的郡主觉醒了。抬头仰望——王府的天空很大，院子却太小。我终于深刻地意识到：事情不能再这样无限制拖延下去了，继续留下来空等，对于必须要出嫁的我来说，是绝对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

围墙挡住了世人了解未出阁的睿王郡主的视线，也拦住了想寻找心上人的我的脚步。

时不我待！空等决不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出路！动如雷霆，势如破竹，快如闪电，我迅猛地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为了娘亲，为了老爹，为了我亲爱的家人……我——

要突破！

要离家出走！

要大胆主动出击！



要走出王府，走向社会！

我严肃的认真的，开动着脑筋，为了改变现状，制订一整套完善的出走方案。

摸底：——这个当然找最熟悉京城地形的三哥；

调查：——话唠的二哥；

踩点：——拿大哥的地图模拟；

装备：——交给忠心的沉香；

最后是制订方案。——自然是本郡主亲自动手才能万无一失。

终于，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将一切都打点妥帖，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昂首阔步地跨出了王府的后门。临走，顺便从梳妆箱里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出现，如小山一般的玉佩堆里捡了几块塞进怀中。

回首留恋地凝望，我挥了挥我的衣袖。

别了，被我骗去云塔寺为我上香祈福的娘亲。

别了，在书房里寻找藏在卧房里的奏折的老爹。

别了，听说是不久前不小心高空坠落鼻子上磕破了一块皮的大哥。

别了，在某不知名的角落里为不是自己打破的古董花瓶写着检讨书的二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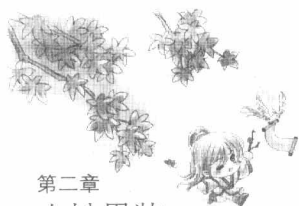
别了，被最不喜欢的张尚书家四小姐缠住教导画蘑菇的三哥。

还有正跟我的爱犬小白玩着追赶游戏到不见人影的守门大叔，和在我的绣楼上，等待着当我失踪以后受尽责骂的沉香。

再见，大家。

我会想念你们的，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

我一定会争取早日把自己嫁出去，携夫还家。



第二章 女扮男装

天子脚下，盛世繁华。

当日落前的最后一缕阳光投在京城最负盛名的一品香茶楼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了二楼雅座的一名茶客。姓朱，名蓉，上京人氏，家住京郊，出门访亲，暂居雅福客栈，好结识天下青年俊杰。

上京不愧为国都，素有不夜之城的美誉。时近黄昏，茶坊酒肆却依然还是一样热闹，到处可闻丝竹弦乐声声。我举起手中的茶盏，环视茶楼一圈。

这次出走，目的很明确，不过过程步骤嘛，似乎有点万事开头难的意味。人生地不熟的，我既没有什么人脉，也不懂得如何找人帮我来挖掘资源，所以只能按部就班，先从主动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起。

不过找谁呢？周围人倒是不少，却也不能随便逮一个就算数，还是要小心可别碰上什么坏人。我于是睁大了眼——嗯，谁看起来长着一张善面孔？

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有了，锁定。

咦，明眸皓齿，笑意翩然，这位公子仿佛哪里见过。

我举起茶盏，步步逼近……

嘻嘻，原来我是个好色之徒……

半刻钟之后，我坐在了三个士人打扮的青年男子对面，连同我的整套茶具。我笑眯眯地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听大家通报姓名之后，才发现刚才吸引我走过来，其中最抢眼的这个，居然是右相的三子罗世玉。难怪有些眼熟。不过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流着鼻涕，被我家乌龟绿绿吓得哇哇哭的小子，竟出落成了一个翩翩公子。听说他和三哥一样被皇上封了镇国将军。看起来却十分儒雅，不愧是罗潘安的弟弟，很有乃兄之风。他左边坐着的男子名叫陆成风，翰林学士，气宇不俗，出口成章，令我说话也跟着文绉绉起来。右边的是曾元，右相门生，